

## 尼采與運動員的生存哲學對話

吳忠誼\*、黃志成\*\*

###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運動人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產生對於生命存有問題及意義的過程。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以民族誌為主，藉由長時間的進入田野現場，試圖呈現運動人所面對的生存困境與樣貌，並藉以重現運動人的生存哲學。本文主要藉由當代哲學家尼采 (Nietzsche, 1844-1900) 的哲學觀點出發，以三個階段來說明人如何追求生存的意義與價值－虛無主義 (Nihilism) 的衝擊，強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 的介入，及超人 (Superman) 學說的產生，並與運動人追求的卓越世界進行對話。

本文主要的發現如下：一、重現運動人追求卓越的樣貌。二、對於運動人本身，理性的運動世界在運動中是一種表象的世界。三、運動人透過強力意志進行不斷的自我顛覆與自我超越。四、永無止盡的超人－超越一切事物。透過不斷超越的過程裡，跳脫社會賦予的價值觀，找到運動人本身真正存有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

**關鍵詞：**運動人、虛無主義、強力意志、超人

---

\* 作者吳忠誼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體育系講師。E-Mail: jonghi@tea.ntue.edu.tw。

\*\* 作者黃志成為國立陽明大學體育室講師。E-mail: jonghi@tea.ntue.edu.tw。

## A Dialogue of Sportsmen and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Chung-Yi Wu* \*

*Jhy-Cheng Huang* \*\*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and meanings related to life that has occurred when the sportsmen strive for excellence.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is ethnography.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situations of sportsmen are revealed completely through the long-term field study, therefore, sportsmen's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are reconstructed.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mainly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According to Nietzsche, people strive for the meanings and values of life through three steps: conflicts of Nihilism, intervention of the will to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perman.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portsmen and Nietzsche's philosophy is described and analyzed.

The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major findings. First of all, the situations of sportsmen' striving for existence need to be disclosed. Secondly, to sportsmen, the ideal sport world is a presentational world. Next, sportsmen continuously strive for self-subversion and self-overcoming with their strong wills. Finally, in order to look for the values of true existence and meanings of life, sportsmen, as the infinite superman, transcend the values granted by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surpassing process.

**Key words:** sportsmen, Nihilism, the will to power, Superman

---

\* Chung-Yi Wu,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Jhy-Cheng Huang, Instructor,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 生命交疊而碰觸的火花

一年半前，一個因緣際會下，國內頂尖的網球選手找上我，希望可以在他的訓練中一同參與討論。從訓練到生活，從生活到生命，深刻的接觸，漸漸的產生一種互相依附的革命情感。他長期都在國外進行職業的比賽，只要一回國，我們就會彼此邀約，一同進行訓練、一同分享。對於我來說，他的生命融入我的世界，我的生命也停駐於他的世界，彼此享有生命共有的同感。也因為如此，我總是感受到他的生命中源源不絕的興奮與歡樂、悲傷與喜悅、甚至是痛苦與困頓。

在這幾站的比賽，總是早早就出局。一站打完總是認為下一站還有機會，但卻不斷的失敗。每次輸球後，走回飯店的路上，內心總是湧現許多的問號，不論何時何地，絲毫不曾間斷過。到底在追求什麼？為什麼我都不會贏？我還在堅持什麼？應該放棄了嗎？我還要浪費多少的生命在網球的世界裡？

~~手機簡訊 96.04.02

接到這封訊息的第一個瞬間，我當場愣住了，久久無法言喻，心情隨著這樣的訊息而不斷的浮動。或許，是喚起了一種心裡的沉傷吧！互動的這一年，他的無助與徬徨不斷的入侵我的生命。他對勝負無從掌握的無奈；對追求卓越過程中，面臨未知感的恐慌；對於無法掌握技術的困頓……，點點滴滴，過去的影像隨著這封訊息而開展。而我，跟著再一次走過了這段歷史記憶。漫步於記憶中，停駐於每一次溝通、每一場賽事、每一封訊息、每一次訓練，我才驚覺的體驗到：「原來，這不僅僅只是網球，而且這一切就是他的生命」。生命的原動力與無窮無盡的生命力，讓

他從網球中找到了生存的價值，也從網球中得到難以超越的命運。他因網球而生，使他的生命變得與一般人不同，也因網球得到了命，感受到難以體驗的命運無奈之感。在這條路上，不斷的在生與命中找到一個屬於他的生命，一個有價值、存在意義的生命。

於是，我終於明白，長年下來，不論是爭執、共享，總是有種說不出的互動感，感覺有股巨大的原動力欲將我隔離在外，無法深究。原來，就是因為碰觸到他的生命，碰觸他存有的意義。面對這樣的處境與問題，對我而言，無能為力解決，因為對於他原生的生命力，無從掌握。我無法清楚他的經驗本身，更無法清晰理解任何一個事件其所賦予的任何意義<sup>1</sup>，對我來說，像是一個未知情境懸置在於半空，進退兩難。「難道是長時間對於『技術』的無從掌握，導致心理的陰霾逐漸擴大嗎？」「還是只要贏就可以解決這一切了！」「我該從什麼地方下手來解決這樣的問題？」「該不會這個是個無解的謎吧！」。心中總是有著千千萬萬的答案，卻發現沒有任何一個適用，更別說找出完整又合邏輯的解釋了。

直到最近，我遇到了尼采。在尼采的生存哲學中，巧妙的發現運動員的生存世界竟和他是如此的相似。這位後人給予「瘋子」稱號的哲學家，一生面對存有的困境，所描繪的狀態竟和「運動世界」的運動員是那樣的相近，他對生命的存有問題，對命運的無奈，對生命的無所適從，所發展的解決之道，我彷彿看到了「真實世界」的另類運動員。面對這樣的問題，他提出了一連串的解決方式，並以「超人」學說來克服生命的困境，並找出生命存有的價值與意義。在這樣的過程裡，他追求事物的極致方式，和追求卓越的這群運動員們，竟是如出一轍。因此，我想要站在運動員的立場上與尼采的生存哲學進行對話，從對話中釐清運動人存有的價值與意義，探究運動人追尋生存意義的方式，企圖建構運動人的生存哲學。

<sup>1</sup> 在溝通的互動過程中，彼此了解的常是部分的意義。也許語言的侷限性，使得很多時候表達出的意義無法有個確切的答案，對於他賦予事件的意義，通常僅能依據經驗的判斷和不斷的溝通，期望能夠儘量的貼近意義本身。

## 二、遇見生命的導師——尼采的生存哲學

尼采，是現代西方哲學中一位重要的哲學家，他的思想充滿了顛覆，對現代哲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作品多以故事及隱喻的方式呈現，因而被認為是最難解讀的哲學家之一。他認為身處的生存環境，在過度化的科學發展下，進而產生了虛無主義的危機之感，這是他生命中最為主要思想概念的來源，畢生就是為了解決這樣的哲學問題而存在。面對如此生命的困境，他先後提出強力意志的概念，企圖達到超人的學說，藉以獲得至高無上的生命意義。他的思想相當廣泛，不過，本文僅就與運動員切身相關並容易連結的三個主要概念，虛無主義、強力意志與超人，來與運動員進行對話。

### （一）虛無主義（Nihilism）<sup>2</sup>的衝擊

在哲學上，談到虛無主義，會認為是個奠基在存在論或悲觀論之上，是一種悲觀的極端形式，主要認為生命沒有意義，無論你如何努力想去完成你的價值，到最後總無法避免地成為一無所得。整體而言，造就虛無主義，是因理性世界的過度開展，雖然帶來了世界科技的文明，但是造成了過去傳統所存有的價值逐漸被現今的理性世界所「創造」的價值而取代，使得原有價值流失意義，因而使人對於生命產生毫無意義之感。但對於尼采而言，虛無主義作為他思想概念的核心，並非如此簡潔，而是擁有著多重的意涵<sup>3</sup>。但是，尼采，卻從未說清楚他心目中的虛無主義是什麼<sup>4</sup>？他

<sup>2</sup>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79) 4, 669.

<sup>3</sup> 對於尼采的虛無主義的概念，主要有 Heidegger、Kaufmann、Deleuze 等人撰寫尼采思想論述時，都認為提到尼采對於歐洲虛無主義概念的多種意涵。

<sup>4</sup> 尼采認為他透過故事和隱喻的陳述，方能描述清楚，所以對於任何概念，總是透過

透過了一連串的隱喻、故事來呈現出他面對到生命的虛無與無奈之感，並將此作為在他的生存哲學中必要解決的重要課題。因此，對於他而言，虛無主義可謂承先啓後，在他的思想中扮演著重要的概念。對於虛無主義，在權力意志中的第 2 條說出了他的基本看待。

尼采認為，虛無主義實則是一種過程，一種價值貶值或是價值喪失的過程。在《強力意志》一書中第 12 條 A 節裡尼采更進一步的揭示虛無主義的三種出現的路徑<sup>5</sup>，依據「目的」、「統一性」與「真理」的三種層次，分別深入探討，期望勾勒出虛無主義的樣態。他採取的方法，是從蘇格拉底開始探尋人存有的意義問題，進入到現代理性世界中與人存有的問題的衝撞，接著進一步抽絲剝繭，再論及當代，人面臨「生成世界」與「真實世界」產生的存有問題。

「虛無主義意味著什麼？——最高價值的自我貶值。沒有目標；沒有對為何之故？的回答。」<sup>6</sup>

在第一個出現的狀態中，主要在於說明，從蘇格拉底開始，人在追尋存在意義的同時，帶來的是面對「生成世界」與「真實世界」的兩種張力的拉扯。因此，當「人」在面對自己生命的時候，不論何事，都會為此<sup>7</sup>設定一個目的，一種「交代性質」的存在意義。但是，這樣的作法卻從未有人懷疑他的正當性，從不論這樣的方式是否有問題？換句話說，倘若人本來就生而無義，那這樣的一種假定和意義就是一種欺騙。也就是說，人在追尋一種假象，因為我們尚未進行驗證假定真假的同時，卻已承認他

---

許多的故意與隱喻的手法來書寫，但對於後世人的解讀與詮釋，往往難以著手進行理解分析。

<sup>5</sup>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1967) 12-14.

<sup>6</sup>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9.他認為對於虛無主義，我們無從掌握，既不知來源，也無法得知為何而生，只能夠體驗到對於生命價值的貶抑之感。

<sup>7</sup> 可能是為了自己、他人或是其他事物，我們習慣於找尋一個意義來說服自己為何而做，這是柏拉圖所認為人應該具有的一種同一性。

為真而進行實踐。當兩者概念在實際生活中產生碰撞時，那原存於心中的最高價值的那些假定意義，必定會遭受到了自我的質疑與貶值，而產生了一種無價值的行為，虛無之感，由此而生。

當我們在一切事件中尋找一種本來就不在其中的意義時，「它」就會登場——因為尋找者最終會失去勇氣。於是虛無主義就是對於長久的精力揮霍的意識，就是「徒勞」的痛苦，就是不安全感，就是缺乏以某種方式休養生息和藉以自慰的機會——那是對自身的羞愧，彷彿人們過於長久的欺騙了自己。那種意義是……一種普遍的虛無狀態——一個目標總還是有某種意義，應當有某個東西會通過過程本身而被達到。——而現在，人們理解了，通過過程根本就獲得不了什麼、達不到什麼，對於形成目的的失望成為虛無主義的原因。<sup>8</sup>

其次，從理性的原則下，必定為了先前所提到的意義或期望形塑出一種統一性和整體性<sup>9</sup>，為了追求一種可達「普世共通」的最高信念。當此意義具有這種特色後，自然被「人」就會當成一種最高的價值。

為了使這樣的設定意義達到一種最高價值，使所有人都視其為最高意義，在著手設定意義的同時，自然而然設定了最高價值中所含有的統一性與整體性，但是，這樣的作法與結果，便會有以下的問題產生。第一，倘若我們所設定的最高價值，本身就不帶有任何的意義，僅僅是為了當成是一種最高的價值而成的典範，那麼這個設定必定毫無意義可言。第二，即使我們設定出這樣的意義，讓其在理想化下，達到最高價值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可是卻與現實世界不符，因為，這樣的作法與意義本身並無法當成每一個體的最高價值<sup>10</sup>，如此一來，設定的過程，存有著一種無目標也

<sup>8</sup>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5. 在此尼采指出這兩種困境所產生的現象描繪。

<sup>9</sup>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 25。

<sup>10</sup> 因為每個人都擁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考方式，即使想法再

無意義的，因為是非現實的<sup>11</sup>。換句話說，當我們將自己置入於「理性世界中」，這個理性世界是由我們所建構。在這裡，我們假定一切事物統一化、系統化、組織化。於是，整體的價值逐漸取代人們對於自身價值的信仰，而失去了自己本身。但是事實上，人們在建構「理性世界」時，盼望的是在其中，人能夠找到一種整體性的價值，並且能夠藏身其中的，於是，這樣的建構變成爲毫無意義的舉動。

當人們假定了一切事物中間有一個整體性、一個系統化，甚至是一種組織化，以至於渴望和讚賞崇敬的心靈會沉迷於關於最高的支配和統治形式的整體觀念中。一種統一性，某種一元論形式。……根本上，人已經失去對他自身價值的信仰，如果沒有一個無限寶貴的整體通過人而起作用的話；這就是說，人構想了這樣一個整體，為的是能夠相信他自身的價值。<sup>12</sup>

在前述的兩個出現中，爲了使過去所做設定的意義有效，對於人而言，內心就會欲求創造一個世界來保存「它」的價值。但是，當有人發現，這一切只是爲了符合人的需求而創造時，第三種形式就會出現。這樣的世界，僅是一種人的慾望所建構出的表象世界，在其中承認生成世界中的實在性就是一切的實在性，這種虛構，對於真實產生了一種不信之感，因而陷入了一種虛無的困頓之中。透過三種條件我們發現，無論是以「目的」的概念、「統一性」的概念或是「真理」的概念，所面對到的都是一種「虛假」，是一種無價值狀態，因此得不到什麼、也達不到什麼。

通過生成得不到什麼，在一切生成中並沒有一種偉大的統一性可供個體完全藏身，……於是那就是把整個生成世界判為一種欺騙。並

---

雷同，還是會有所差異。

<sup>11</sup>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 26.

<sup>12</sup>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12-14.

且構想出一個此世彼岸的世界，以之為真實的世界。然而，一旦人發現，臆造這個世界只是出於人的心理需求，人根本沒有權利這麼做，虛無主義的最終形式於是產生。<sup>13</sup>

延續上面的概念，我們可以發現虛無主義是一種「歷史」的過程。他象徵了過去從蘇格拉底開始所建立起的西方理性世界，從形上學的構念出發去追尋人究竟為何？追尋的是一種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簡而言之，在理性發展的過程中，建立了許多規範、原理和法則，甚至是人存在的目標與價值等，都被「人」所建立，認為人就應該如此。但在這樣的過程裡，造成個人的超感性領域（上帝、本質、善、真）消彌，而被普世共同的價值所替代，使得存在者本身喪失了價值和意義<sup>14</sup>。換句話說，在人們開始建立世界觀、宇宙觀、價值觀的同時，原本存在於個人心中的最高價值都會被顛覆和解構，因此產生一種無價值的感覺，得不到什麼、達不到什麼的一種了無意義的虛無之感。

透過這樣虛無主義的概念，回到運動員身上，我發現他們也會面臨同樣的衝擊，他們面對了許多個人與理性世界的衝擊所產生的意義淪陷，甚至引起對生命存有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我想藉由這樣的概念，來論述運動員的虛無主義。

## （二）強力意志<sup>15</sup>（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的概念生成

對了生命的無奈之感，尼采勢必得解決這樣的問題。對他而言，生命的本質不在於求生，意志也不僅是欲望，而是一種「自我超越」，他希

<sup>13</sup>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12-14.

<sup>14</sup>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尼采與哲學(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周穎、劉玉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62），216。

<sup>15</sup> 德文原文是 der Wille zur Macht。其中 Macht 為力量之義，這種力量與一般不同，主要是一種因強大而擁有了支配力、統治力與影響力。介系詞 zu 為追求、趨向之義，因此直譯過來應是「求強大力量的意志」、「強化力量的意志」。請參閱周國平，《尼采在廿世紀的轉折點上》（臺北市：林鬱文化出版社，1992），107。

望藉由這種自我超越的力量來解決生命的困境。在他的思想中認為世界與生命的本質都在於「強力意志」(will to power)，will to 是指「意欲所求(趨)、趨向」；power 翻譯為權力或強力，是指源自於人類本能、生命的能量(生命力)，是一種內發性的基本動力，是指一種具有支配作用的強大力量。

那強力意志所指為何？從海德格的觀點看來，他認為尼采所指的意志無非就是「強力意志」。這是標記著人存在的本質，強力意志本身就是一種意志。一般而言，這種意志的概念認為，意志本身就是一種欲求，但並非是一般人所謂追求幸福或是情欲的，而是追求「強力」，一種超出自身的意願，並且能夠賦予自身一種欲想追求的一種強大的欲求力。

意志——這是我不再能說明的一個假定。對認識者來說，不存在任何意願。<sup>16</sup>

——人意願什麼，一個生長機體的每個細微部分意願什麼呢？他們意願的是強力的增長。

強力意志的概念就是，其中所蘊含的任何一種意願，都是力求成為更多的意願，如此保持著力求更大強力的意願，這樣的意志本身才會存在。換句話說，強力意志可說是一種不斷自我超越，追求更大、更遠需要不斷的向上，從高於自身的東西去追求自身的意義與目的。尼采進而將這樣的概念，放置在生命的意義上。

讓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即原始營養的例子：細胞原生質生出他的偽足，是要搜尋某種與他對抗的東西，並不是由於飢餓，而是由於強力意志。進而，他就要征服這種東西、佔有之、同化之。我們

---

<sup>16</sup> Friedrich Nietzsche, *Kritischen Studienausgab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2, 303.

所謂的营养，只是一個後果，只是那個力求變得更強大的原始意志的一種實際應用。<sup>17</sup>

尼采認為這種意志存在人的生命中，並且擁有一種追求支配的力量，使得人的每個行為裡都有支配的思想，追求越高、更強大、更多、更遠的一種意願。尼采借用這樣的概念，企圖找尋人生意義這個問題的解答。他更透過這樣的概念，說明人必須不斷追求「卓越」。透過這樣的意志，使自己在任何方面成為最優秀者，最強者，並且不斷的進行自我超越，得到一種生命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依「生存意志」的教條去尋找真理必然落空，這種意志是沒有的！<sup>18</sup>  
因為不存在者便不能有願望；已在生存中者，又豈能向生存有願望！  
凡是有生命之處，便也有意志，然而不是追求生命的意志，而是求強力的意志！

強力意志也還是生命意志，然而它追求的不是生命自身；而是使生命得以超越自身的強力，這種對於力量之強大的渴求恰恰表現了生命永不枯竭的本性。<sup>19</sup>

我們獲知了強力意志的概念後，那到底有何特殊之處？總結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強力意志是一種多強大的意願力，追求更高更遠目標的一種趨力。並且這樣的驅力具有洞悉力與預見力的特質存在。最終，這樣的概念，提供了一種觀點，利用了這種觀點為自己提供對於此高位格「生成」的一個展望。因此，強力意志具有認識的特質，透過這樣的概念，我們才可以透視到更高層次的世界或是與一般世俗有別的世界，如

<sup>17</sup>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373.

<sup>18</sup> 他認為因為叔本華僅停留在生命本身，不能為它指出一個高於它的依據，所以得到了生命毫無意義的悲觀結論。

<sup>19</sup>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and keinen*) (俞鴻榮譯) (台北市：志文，1984)，157-161。

此一來，方可跳脫出虛無主義的羈絆，找尋到真正的存在價值。

### (三)超人 (Superman) —— 自我超越

從上述的概念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癥結，尼采爲了對抗「虛無主義」而欲想不斷的進行超越，對於事物看待或掌握的觀點是以某種「高位格」的姿態，他認爲擁有強力意志的概念，會具有一種預見力和洞悉力，所以方能超越一切事物。因此他認爲生命的本質在於不斷的自我超越，所以「人」應該也是一種被超越的東西，於是「超人」的概念由此而生。

尼采認爲，人在自己的進化歷史中，不斷的超越是人的使命。在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中的「三種變形」<sup>20</sup>，分別爲駱駝、獅子與嬰兒來說明精神的三種變形如何達到所謂的自我超越。駱駝象徵著希望，因爲面對孤獨而轉變爲獅子，想要得到一種自由，象徵著一種新的創造，以「我的」價值來解釋世界，這是第二個轉變。最終，由嬰兒象徵著新價值的開始，進入一種純真的狀態，象徵拋下了過去一切，由獸性轉向人性，並超越自我的「自我征服」。在他一連串的隱喻中，不斷的透過人與野獸的對比，來說明超人的概念。

直到現在，一切生物都創造了高出於自己的種類，難道你們願意作這大潮流的回浪，難道你們願意返回獸類，不肯超越人類嗎？

人是野獸和超野獸，較高的人是非人和超人……（強力意志，1027）

21

就尼采的概念而言，人是存在於「超人」和「野獸」之間。也就是超人擁有比一般人更高的位置。人只是實現超人的一個中間過程，超人則是人的未來指向與目標，是一個更高級的人。因此，在這之中我們可以看

<sup>20</sup>尼采於《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三種變形〉一節中談到人的發展。請參閱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sup>21</sup>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531.

到一種最原初的力量——生命意志。超人這樣的概念揭示了強力意志的概念，表現出人的本質，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了曙光，這就是人生存的意義所在。

對於尼采而言，他創造超人的概念，使人的生命富有無限的能量與創造力。他認為人生是一種不斷的征服，征服的對象就在於自己——自己的停滯不前、自己的被動等待。不斷的超越自己，並且可以拋棄一切傳統道德的束縛，唯一的目的就是解決虛無主義的困境，實現自我最高的價值——達到生命的真正意義。

### 三、重回運動主體——關照運動員的生存狀態

對於運動員而言，他們的生活又是什麼樣的呢？他們所面對生命的意義與一般人又有何差別？與尼采的生存哲學又有何緊密連結之處呢？在尼采生命中的三個概念，與其說是在追求人存在的意義，倒不如說是如何成為一個人。這個人面對虛無主義的衝擊，透過一種強大的意願來探尋更高的目的，以至於達到超人的境界。在「真實世界」裡，運動員不就是這樣嗎？他們不顧一切的投入運動世界，犧牲了時間、金錢與一切，為的是換取達到「卓越」或「極致」的那一刻，這樣的極致與卓越是永無止盡的，造就他們必須不斷的自我超越才有往前邁進的可能。尼采所倡導的超人哲學，在此一覽無遺。但在傳統文化的社會裡，對於運動員的貶抑多過於讚揚，對於運動員的責難多過於協助，對於運動員的誤解多過於理解，種種的現象，造成這個文化氛圍下的運動員，在追求卓越的路途上總是窒礙難行，無法放手一搏。因此，我想要透過本篇的論述，藉以重現運動員所面對的生存處境，期望能顛覆既有的價值觀，建立一種以「運動員」為主體的生命價值體系。

## (一)「虛無主義」對於運動員的衝擊

### ■對個人身體的無奈

對於運動員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身體本身。他們透過身體來學習一切，透過身體來展現，透過身體來贏球，所有在運動場上的一切都是透過身體，對他們而言身體是極為重要的，但往往會遇到這種狀況。

在場上，我也時時提醒自己，要早點到位、拉拍、在前面擊球，但是我的身體總是不聽使喚；在友誼賽，我知道我沒有緊張，可是依然雙腳僵硬，移動緩慢；我也想將球打穩打強，但是總是沒辦法控制身體。

—— 選手 印度職業賽（95.5 手機簡訊）

今天三盤輸，633657 背有點拉傷，第二盤開始就在抽筋，一直上網就被穿，抽球沒辦法打大力，發球根本沒辦法跳。哀！

—— 選手 高雄全國排名賽（96.3 賽後對談）

練截擊，今天身體的感覺和昨天的感覺都不一樣，腳踩的時間和手打球的時間也都怪怪的，上禮拜抓得很好，這禮拜狀況真的是很差！

—— 師大分部網球場（96.2 練球雜記）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所提「兩個世界」的產生由此而生。身體存在於「理性思維」與「現實場域」的衝擊。從傳統理性思維的方式看來，選手的身體，是屬於他們的身體，透過「他」來認識世界，透過他來達到勝利，是理所當然的。對於身體的概念，我們存有一種目的的指涉與欲想的一個目標。但是，在真實的運動場上，往往不是這麼一回事。應該和我們最親近的身體，在我們需要他的時候，他卻失控；在我們藉以求得技術的進步時，他卻萬般的阻撓，不讓我們輕易達成；應該存有一致性或整體性

的身體，往往感覺總是稍縱即逝，無法一再重現高峰經驗；應和我們站在同一個陣線上的身體，在關鍵時刻幫助著敵人打擊自己<sup>22</sup>。於是，作為選手設定「身體」所要達到的目標便失去了，因為他發現，透過自己的身體竟然會進入失控；透過身體來實踐技術，卻又無法將技術明確化、整體化、完整化；透過身體來求得勝利，身體卻成為失敗的關鍵。如此一來，顛覆了身體存有價值的既定思維。於是，對身體就產生一種無奈感，一種對於既定價值的一種徒勞與無能為力之感。因為在此時，透過身體，我們得不到我們要的東西，也無法達到我們求勝的目的，但是，唯一可以依賴的卻又得是它，我們總是以為我們操弄著身體，但時而卻被身體所宰制，這種矛盾的心情，也就造就了這種無能為力的虛無之感。

### ■文化環境的貶抑

人都存在於社會文化的氛圍下，在這文化之中有著既定的規範、行為準則以及如何被看待等特性。對於運動員來說，這些文化的影響確實深遠。但在傳統東方「重文輕武」的思想中，他們所受到的外在束縛更是強大，並且往往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在與選手相處的過程裡，我感受到了許多的拉扯：文化的拉扯、現實環境的拉扯、環境的拉扯、社會道德規範的拉扯等。在台灣的運動文化中，想要成為一流的職業選手，所要面對的第一個一定是文化的因素。過去，在社會中，早已建立了一種「唯有讀書高，三級貧民也可變總統」的概念。如此由一般價值所建立的觀念，遇到追求個人價值的運動員，當然會產生衝擊。

當小三到小六的那段時間，我的網球中斷了訓練，因為家裡的人反對我繼續打球，希望我去讀書，以升學為主，家裡和親戚的人都說打球沒有前途。

---

<sup>22</sup> 選手往往在要贏得比賽的時候，身體突然全身抽筋，動彈不得。

— 小盧 95.01.04 訪談

在班上，老師做了一個隨性的表決。有一位選手獲選了亞運代表權，但他必須要實習，因此必須兩者擇一。沒想到班上的表決竟然達九成的人贊成他去實習放棄亞運代表權。

— 運動哲學課堂筆記 95.12.06

我們要求出場津貼是要網協平等對待選手，也期待網協有專業表現，全力辦好台維斯盃這項職業比賽。不料網協先是口頭同意，接著卻反而對外強調因為選手要求出場津貼的問題，所以選手不願表態參加台維斯盃。卻一概不提選手的其他建議，製造選手因為錢才願意參賽的假象。之後更私自訂立不平等條約來打壓選手，並且公開聲稱選手如拒絕參賽，將阻擾選手贊助及體委會的補助金，這樣的做法令選手難以忍受，更感到失望與灰心。

— 選手 台維斯盃記者會聲明稿 96.2.8

從上面的資料中，兩個世界的對立依舊清晰可見——「知識理性世界」與「身體感性世界」。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世俗所設定的社會價值意義，所指的就是一種以「知識理性世界」為主而建構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以知識性為主、讀書升學為目標、採實用主義的觀點，選擇現實放棄理想、團體價值重於個人價值、道德規範（國家認同）比個人生死更加重要等。這與競技運動中所追求的「感性世界」，以身體性為主，「理想、卓越」為追求目標，達到極致為終極目的，個人意義比團體意義優先，個人主體遠比道德規範重要，兩者的側重並不一致。從選手的觀點出發，與「理性世界」所建構的價值意義進行參照，我們看到的是互相抵觸與衝擊。對於選手而言，他決定追求高競技運動，內心必定存有一個目標與自我的最高價值，但這樣的最高價值卻與社會規範產生了衝撞。因此，許多選手在面臨這樣的撞擊時，必定陷入層層的拉扯之中而心力交瘁。我說，這像是進入了一

種「空箱拉扯的學說」中，選手被制約在一個空箱中，想要努力向上爬出，卻有許多拉扯的手<sup>23</sup>在將你向下拉，當你爬出來時，卻又發現你身處於更大的空箱裡，但是你又不得不繼續向上爬，因為你必須不斷的向上才有辦法超越極致。這是一種不斷循環的過程，內心的渾沌，內心的焦慮與憂愁、徬徨與無奈，長時間的累積後，往往會失去了個人的目標與意義，沉沒在這個社會裡。

### ■ 生命的無力感

當然，在選手面臨的環境中，個人身體的無奈和現實與文化的貶抑，事實上只是造成虛無之感的一小部份。選手長時間面臨著「競爭」的衝擊，無形間與自己的生命都會有著緊密的連結。因此運動對於他們而言，不僅僅是運動，還是生命。既然視為是生命，那麼在生命之中，必定會有許多的轉折，這些轉折又會對生命造成什麼影響呢？

大家都說只要努力就會成功。我覺得我很努力了，我拼命練球，但是為什麼都沒辦法拿分？難道老天爺要考驗我的耐性？要我放棄了嗎？到底我這樣拼命有什麼意義？

—— 選手 印尼職業賽（95.8 手機簡訊）

在這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選手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一種對生命無奈地宣洩。就我認為，這樣的生命無力感對他們而言是一種終極的虛無之感，他碰觸到了生命的最深層，對於生命的意義產生了質疑與不安，究竟為何呢？

我們知道，就世俗而言，只要努力就會成功，這是長期流傳下來的名言。目的在激勵我們努力。但有運動經驗的人就知道，這樣言論的荒謬所在。難道真的努力就會成功嗎？我認為那是因為我們陷入了一種理性思

<sup>23</sup> 象徵社會道德、規範與許多負面力量的拉扯力。

維的迷失。在一般人的概念裡，我努力讀書就會拿高分，只要夠努力就可以拿到學位，在知識或是與理性同質的追求上，這樣的成功無庸置疑，因為對於知識而言，具有一種同一性與整體性。但在運動上，努力練習只是成功的一個要素，並無法推及所有人，因為冠軍永遠只有一個，運動上的成功無法具有像知識性如此的一般性與整體性，它是身體性的，是個人的，所以無法達到人人統一的狀態，更無法將以形式化。

就尼采的思想脈絡而言，他認為理性所建構出的世界是一種表象，並非是所謂的真實，所具有的也只是一種詮釋世界的方法。因此，對於生命的意義，倘若是以理性方式來思維是不正確的。同樣的，在運動中，我們依循偏向理性的概念來思索身體感性的世界，就容易陷入一種價值錯亂的困頓之中，產生對生命無法抵抗的無力感，彷彿做任何行動都無力抵抗命運，因為我們「實存」的生命意義被「夢幻」的生命意義所取代了。

難道運動員的命運就僅如此了嗎？尼采不甘心人成為如此，運動員更不可能如此便屈服，對於尼采而言他利用了強力意志的概念來達成超人的途徑，運動員同樣的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宣示他們堅強的韌性與超人的決心。

## (二)強力意志的展現

對於運動員來說，為了達到卓越的目的，在他們的心中必定存有著一種遠景，為了這種遠景而努力，這樣的遠景被視為是他們生命的一切核心所在。因此，追求這樣遠景的背後，就具有一種超出自身的意願，並且能夠賦予自身一種欲想追求的一種強大的意願的力量。

從一開始打球，就都在球場渡過。星期假日也都沒有休閒活動，唯一的活動就是練球。更別說是交女朋友了，哪來的時間呢？

—— 選手 95.02.13 訪談

為了讓我打球，家裡唯一的車子也賣掉了，幾乎都用卡債借錢。出國比賽有時候也都不敢吃太好，像有一次去日本比賽，為了要省錢，三餐都只有吃麵包。

—— 選手 96.1.27 即時通訊息

有時候還是會想出去玩！為什麼別人都在玩，我都在練球，但是想想，如果不練球，出去比賽就會輸，我有輸不得的壓力！一想到這樣，再吃苦都要撐下去！

—— 選手 96.1.27 即時通訊息

第一場贏了，明天打第二輪……這裡有豪雨、狂風、颶風、四十度以上高溫不誇張的！

—— 選手 印度職業賽（95.5 手機簡訊）

對於他們來說，因為追求卓越，使他們的生命喪失了許多東西。他們無暇顧及課業、金錢、娛樂、友情、親情，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也要咬緊牙關撐下去。正因他們的生命來源就是運動本身，隨著運動而開展他們的生命，將生命意義的存有寄託於運動之上，期望於運動中找到他們的價值定位。因此，他們甘願犧牲一切，只為了追求自我的最高意義。這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在這些選手的身上表露無疑。

從尼采的概念來看，這樣的強力意志會產生一種「高位格」觀點的看待。對於運動員而言，達到他們的目標，在循序漸進的過程裡，他們就必須不斷的變動，一個「更高的認知位格」的變動。換句話說，倘若，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與意義是「卓越」的，卓越的概念是更高、更遠的，那麼我所持有的觀點必定比我現在的位置更高、更遠。因為，與自己同存一個位置上，是不可能超越的，有的只是停滯不前，所以倘若需要達到更遠的目標，就必須有種更高度的看待驅力，不同的階段就有不同的設定，但是這種強力的驅力是源源不絕的，因為他和生命的意義息息相關，主宰著

生命意義的流向。最終，藉由這種無與倫比的力量，達到極致——「自我超越」的路徑中。

### (三)超人

我們知道，每一位運動員內心都有一個夢。一個關乎於生命意義的夢。爲了這個夢想，有一股強大的內在趨力，不斷迫使自己走向更高、更遠的極致之路。對於運動員而言，他們同樣經歷了三種變形<sup>24</sup>。

在一開始時，他們是駱駝，在茫然未知的生命中，對於追求生命的意義——卓越，產生了憧憬與希望。於是，他們成爲獅子，透過最原始的本能來追尋一切。在過程裡，徬徨與未知、成功與失敗不斷的交雜著。隨著失敗的不斷發生，他們必須要不斷的改變自己，不斷的自我創新，爲更高更遠的意義尋找無限的可能。於是，他們成爲嬰兒，成爲一種新價值的產生，既存有過去的動物性本能，卻又有不斷生成的創造性，不斷的自我超越，超越一切的自己、超越他人、超越一切事物，永無止盡的向一種最高價值的理想性而邁進。

在決定打職業的時候，當然會設定目標。300名到200名，200名到100名，100名到50名，當然是希望可以到前10名……。對我來說，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轉變，不論是在球技上、在心理上還是面對比賽的心態上。

——小盧 95.02.08

感覺上，如果不變，就不會贏。所以不得不變，就會一直嘗試新的打法、新的技術或是新的觀念，有時候變了也不知道會不會更好，有沒有用，但還是要變，畢竟停滯不前就是退步。

---

<sup>24</sup> 尼采於《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三種變形〉一節中談到人的發展。請參閱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 小盧 95.02.08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對於運動員來說，每天要面對的就是挑戰自己。必須要做的，就是不斷的自我顛覆，拋棄舊有的習慣，告別過去的技術，不斷的進行自我超越，為的只是能夠更接近自己的夢想——一個最真實存在的生命意義。

對於他們來說，超越的不僅僅是自我超越，更多的時候在於超越一切事物。

教練說的話一定要聽嗎？我沒有不聽，我只是覺得那個沒用，練那個東西沒什麼幫助，那我為什麼要繼續聽？

— 選手 96.02.08（師大分部網球場）

在球場上一定要有禮貌？一定要謙虛？為什麼？在場上，我只是想贏球，其他對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 小盧 95.02.08

一般世俗的價值規範，就他們而言並非如此重要。他們認為，與之追求生命意義產生抵觸的，都必須顛覆。他們認為依據他們的追求意義所建構出來的世界，才是一種實存的世界，一種親臨的世界，相較於外在的世界，只是一種表象的世界。表象世界中所產生的困頓，促使他們必須進行超越，超越一切道德、社會價值、社會規範，為的只是求得更高更遠的超人境地。

運動員的超人階段亦有一段必經過程，從高競技運動的一開始，即是「動物性本能到超越極致」，歷經了「不斷的自我顛覆與自我超越」，超越自己、超越他人，甚至超越一切事物，一切倫理道德、社會規範與社會價值，顛覆了社會所賦予的價值秩序，建立自我的最高價值與生命的意義。

#### 四、生命的重新塑造——運動世界意義的顛覆

對於尼采來說，超人是追尋生命的最高階段，也是追求真正的生命意義與存有的唯一途徑。對於運動員而言，亦是如此。人都有可能面對虛無主義的衝擊，都有可能尋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從本文中，我們依稀可以知道，人生的意義，倘若建築在社會整體的價值裡，便會失去個人的價值，對於運動員來說，追求更高的個人價值是首要目的，對於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必須要給予超越，在動態的環境中不斷的顛覆與成長，成為持續的「超越之人」，也才擁有成功的契機。

一路上，選手的追求生的過程與命運的抵抗，透過上述的論述，有了主要的成果與發現。第一，我們重現了運動人追求卓越的樣貌，他們從面對虛無主義的衝擊，不甘於此，於是透過一種強力的意願力，達成超人的境界，這是他們追尋生存意義的一種方式，也是一條必經之路。再者，運動員必須不斷的超越自己，適當的顛覆是一種必要的過程，與世俗保守的觀點，墨守成規保險不容易出錯，承襲傳統保持不變就是好，有了很大的不同。對運動員來說，不進行顛覆，就是停滯不前，就大大的減低超越極致的出現。第三，在這條顛覆與超越的路途上，我們會不斷的獲得「更高的認知位格」，利用這樣的觀點來與未來的期望連結，不論是教練或身為一位選手，都必須擁有這樣的觀點<sup>25</sup>。最終，對於運動人來說，理性建構的世界在運動中是一種虛幻表象的世界，運動是身體性、感官經驗性的世界所建構，因此，將理性世界既有一切的思維或處理模式強加於運動人身上，必定是一種格格不入、充滿困頓與衝擊的作法與思維，我們可以做

<sup>25</sup> 舉個例子來說，300名層級的比賽你要採取150名的技術進行還是300名的技術進行。這是一種更高認知位格的實踐運用，我們必須採取150名的技術來面對300名層級的賽事。

的事，以身體性為主體建構的運動世界為主軸，整合理性建構的知識世界進入探源經驗本身，如此，運動人方得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定位與存在的自我價值。

### 引用文獻

- 工藤綏夫著，《尼采的思想》（李永熾譯），台北市：水牛，1986。
-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 aus dem Geist der Musik*）（周國平譯），臺北市：貓頭鷹，2000。
-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俞鴻榮譯），台北市：志文，1984。
-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Der Wille Zur Macht: Versuch einer Umwertung aller Werte*）（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周國平，《尼采在廿世紀的轉折點上》，台北市：林鬱文化出版社，1992。
-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尼采》（*Nietzsche*）（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 馮作民（編譯），《尼采的哲學》，台北市：水牛，1980。
-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尼采與哲學》（*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周穎、劉玉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62。
- 趙衛民，《尼采的生命哲學》，台北市：幼獅，1995。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1967.
- Nietzsche, Friedrich. *Kritischen Studienausgab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79.